



茶集

上

林苑書

79
3697
1



明南昌喻政選輯



茶集

平安 考槃亭藏



茶集題辭



海茶位有去顏而
飲海者噪而碎
茶老弱而醒然此
二物志亦清之相

門 9 9
3587
1

待璧於陰與陽也
數旬古文人咏海
者多賦茶者古少
吾為茶必辭者
能於取法此集明

南昌家政之以美
善尔若備其之求
而輯之者也
源其夫漢刊刻
雲予類是也

卷一
七
一

享和癸亥五月廿月

廿三日

公川原野



茶集序

茶之與也於彼中

世乎我出袖之時子

竟陳陳乎之所為不

可缺之清予年並寫

茶集

序

三

獨處可以澆壘塊交
 言明喜可以照言淡
 春林秋山坐古巖月
 可以澀詩稿亦是字
 有經有謨有錄先氏

之述不為不多是而
 集外未可謂和泉源
 共夫消醒子事何獲
 喻氏茶集亦喜不操
 遂投以梓之瓦名茶

之涉茶子者揆撫
 雅忠淡為之味清言
 之振亦得而心之所
 嗜富美古進諫之士
 漢之名茶之心可少

除是奢靡之徒古之
 不必勞方不韻之者以
 聖祖先王也此
 編遂亦不可能也
 甲子至甚之漸日出

茶集

序

四

子年安竹亭

阿波蘇原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茶集卷之上文類目錄

葉嘉傳

清苦先生傳

茶居士傳

味苦居士傳

茶中雜詠序

論建茶

論茶

北苑御泉亭記

御茶園記

重修茶場記

喊山臺記

武夷茶考

賦三首

卷之中詩類

茶集

卷之上目錄

十一

五言古詩

十五首

七言古詩

二十五首

卷之下詩類

五言律詩

二十九首

五言排律

一首

七言律詩

二十六首

五言絕句

四十三首

七言絕句

六十七首

詞

七首

集採共計七十二家

詩文統載二百二十八首

茶集卷之上

明 南昌 喻政 編輯

日本和泉 源靖重 訂

文類

葉嘉傳

宋蘇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荖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

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竒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

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飲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礎芥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爲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

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

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帝稱嘉美，而因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嘉於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

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關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蕭思困頓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

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

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讚始舉而用之

清苦先生傳

元楊維禎

先生名榛字莽之姓賈氏別號茗仙其先陽羨人也世係綿遠散處之中州者不一先生幼而穎異於諸眷族中最其風致卜居隱於姑蘇之希丘與陸羽盧仝輩相友善號勾吳三雋每二人遊必挾先生隨之以故情謐日殷衆咸目之

爲死生交然先生之爲人芬馥而爽朗磊落而
踈豁不媚於世不阿於俗凡有請求則必攝緘
膝固扁鑄假人提携而往四方之士多親炙之
雖窮簷蔀屋足跡未嘗少絕偶乘月大江泛舟
取金山中冷之水而瀹之因品爲第一泉遂邀
遊不輟尤喜僧室道院貪愛其花竹繁茂水石
清竒徜徉容與適然不忍去構小軒一所扁曰
松風深處中設鼎彝翫好之物壚燒榾柮煨芋
栗而啜之因賦詩有松風乍響匙翻雪梅影初

橫月到窻之句或琴奕之間樽俎之上先生無
不侷焉又性惡旨酒每對醉客必攘袂而剖析
之客醉亦因之而少解少嗜詩書百家之學誦
至夜分終不告勸所至高其風味樂其真率而
無詆評之者而世之枯吻者仰之如甘露昏瞶
者飲之若醍醐或譽之以嘉名而先生亦不以
爲華或拂之非義而先生亦不與之較其清苦
猶介之操類如此或者比倫之以爲伯夷之亞
其標格具於黃太史魯直之賦其顛末詳諸蔡

司諫君謨之譜茲故弗及贅也

太史公曰賈氏有二出一晉文公舅子犯之子狐射姑食采於賈後世因以爲姓至漢文時洛陽少年誼挾經濟之才上治安之策帝以其深達國體欲位之以卿相澤灌之徒扼之遂疎出之爲梁王太傅弗伸厥志雖其子孫蕃衍終亦不振有僭擬龍鳳團爲號者又其疎逖之屬各以驕貴夸侈日思競以旗鎗宗人咸相戒曰彼稔惡不悛懼就烹於鼎鑊盍逃之或隱於蒙

山或遁於建溪居無何而禍作後竟泯泯無聞惟先生以清風苦節高之故沒齒而無怨言其亦庶幾乎篤志君子矣

茶居士傳

明徐爌

居士茶姓族氏衆多枝葉繁衍遍天下其在六安一枝最著爲大宗陽羨羅芥武夷匡廬之類皆小宗若蒙山又其別枝也巖泉徐子爌者味古今士也嘉靖中以使事至六安欲過居士訪之偶讀書宵分倦隱几夢神人告曰先生含英

咀萃余侍有年矣昔者陸先生不鄙世族爲作譜及雜引爲經每枉士大夫余輒出其文章表見之陸先生名愈長余亦與有揚之之力焉先生其肯傳我乎余當以揚陸先生者揚先生徐子忽寤睡目視之無所見適童子盥雙手捧茶至乃知所夢者即茶居士之先也遂作傳按茶氏苗裔最遠鴻濛初上帝憫庶類非所開形性二局各有司存焉茶氏列木品凡木材大者千尋其最小須十尺又與之性爲清爲香爲甘茶

氏喜曰庶矣庶矣未也吾往叩當益我乃伏闕訴曰臣荷恩重願世授首報然爲子若孫計請乞藩封上帝怒曰小臣多欲罪當誅時帝方好生不卽誅下二局議司形者曰罪當貶其處深岩幽谷其材二尺許性者曰與之苦疏請上裁詔可之茶氏伏罪而出于是其處其材世守之歷數百年皆山澤叟也無顯者三代以下國制漸備間有識者然遇山人輒仇仇不適類戕賊焉其少者最苦之長者曰吾以旗鎗衛若山人

聞之怒深春率女士噪呼菁莽中大擄之俘斬
無算并旗鎗奪焉有死者相枕藉者偃者仆
者有孑立者有傾且倚者有髡者茶氏愈出首
愈敗然偵之則間諜挑釁多吳中人乃謀諸老
者曰吾聞吳強國也昔齊景公泣涕女女矣吾
如景公何春秋求成之義盍脩諸衆皆曰然於
是長者自啣縛就山人俯伏曰吾不敵矣君特
爲吳人獻我耳勿信君衛吾吾當令吳人歲歲
貢金幣山人曰有是哉有是哉於是徙其衆咸

就山人山人始爲通好然亦無甚顯者嗣後有
楚狂裔孫陸羽先生者博物洽聞聞茶氏名就
山中訪之登其堂直入其室寂無纖塵躊躇四
顧北窻間僅石榻一設山水畫一幅蒲團數枚
香一爐棊一枰古琴一張案上有周易羲皇墳
典古詩書若干卷茶氏不出戒諸子曰先生識
者若等次第往見之以月日爲序少者鼯尾先
生擊筑而歌乃出迎披蒙茸裘衣朴古之衣或
蒼蘚迹尚存蓋茶氏山中習云乃延先生坐先

生問弟子弟子以次第見之獨少女誕穀雨前
故名雨前最嬌不出先生不知每一見者咸噴
噴嘆賞爲品題深有味乎其言也時茶氏以獨
居不成味無以欸先生出而呼其相狎友數十
輩共聚一室焉願各獻其能共成大美悅先生
有第一泉氏第二泉氏第三泉氏有筐氏籠氏
瓦壺氏爐氏火氏孟氏筋氏其果氏匙氏列階
下聽先生召始往不召不敢往于時先生張口
舌傾腸腹締交茶氏咸慶知己卽命雨前出行

酒先生一見大異之謂曰此子標格氣味不凡
僊品也他日當近王者大貴第寶藏之勿輕以
許人然造物忌盈汝子姓當世世顯榮發在少
年汝長老宜讓之當澹泊隨時高下不問類可
保長貴若雨前勿輕許人茶氏曰諾命雨前入
遂入乃呼端溪氏玄圭氏楮氏中山氏咸就見
中山氏免冠曰願乞先生言用旌主人先生命
孟氏來連啜之一揮而就譜成經亦成茶氏再
拜曰吾得此後世當有顯者先生賜遠矣遂別

公今茶氏之譜與其經大散見文章家茶氏名益重茶氏世好脩潔與文人騷客高僧隱逸輩最親昵有甚侮於酒正者輒入底裏勸之酒正盡退舍不敢角立又能破人悶好吟詠吟詠者援之共席神氣灑灑腸不枯驚人句迭出焉故茶氏風韻絕俗不與凡品等特頗遠市井或召之老者亦往士人由此益重茶氏凡延上賓修婚禮必邀茶氏與焉山人者流知士人重咸重由是益廣其資生爲之去濕就燥護侵伐防觸

牴千百爲計雖烈日積雪大風雨山人視之益篤然所居率無垣墻之制上帝不賜藩封也吳中人知之更爲餌山人山人不從果貢金帛歲歲如初言山人遂德之與茶氏通世世好不絕一日有乘高軒者過其門詠老杜炙背採芥之句茶氏聞之驚曰得無知我兩前哉不數日果有疏兩前名上者上走中使持璽書命有司齎黃金色幣聘往金色幣者上御赭袍示親寵也

司促上馬雨前上馬盛陳仙樂設旗幟擇良使
從之計偕以上雨前馬上歌曰妾本山中質山
中身蚤辭母兮多苦辛黃金爲幣兮色鱗鱗今
日清明兮朝紫宸何以報君王恩又歌曰金幣
纏頭兮百花帶鼓耽耽旂旆旆苦居中香在外
紅塵百騎荔枝來太真太真兮今安在一時聞
者皆泣下至京師直排帝閭入時上御便殿雨
前叩首曰臣所謂苦盡甘來者蒙恩及草茅願
赴湯火上憐之以手援之至就口焉上厚賞賜

使者遂封爲龍團夫人命納諸後宮宮中一后
三嬪六妃九貴人十二夫人一時見者皆大悅
卽延上座寵冠掖庭雨前性恬淡不驕雖羣娥
亦狎且就之自后妃以下無少長少頃不見輒
索其隆眷若此然雨前不能自行往必藉相托
乞恩于上上命玉容貴人與之俱玉容者其量
有容故以容名玉容謝曰臣今得所矣昔上命
黃封力士入宮禁力士性傲而氣雄且粗豪慣
恃上恩至有擠臣傾仆時者臣嘗苦之不自禁

懼無以完晚節臣今得所矣兩前亦以玉容同
出身山家甚宜之上謂兩前曰吾欲汝世世受
國恩汝有家法否兩前曰臣微賤無家法臣侍
奉中國不通外夷然族有善醫者西番人多重
賂之君王幸為保全使世守清苦之節以免赤
族當關須鐵面上曰然以兩前請著為令至今
西羌之域尚有巡茶憲使云茶氏由此世通籍
王家益顯且遠矣

贊曰草木之生皆得天地之精之先也五穀尚
矣然華者多不足於目實者多不足於口類皆
可得於見聞而下通於樵夫牧豎不為貴神仙
家以松柏芝苓服之可長生吾又未聞見其術
備有之其功用亦弗廣皆不足貴也若茶氏者
樵夫牧豎所共知而知之者鮮能達其精其精
通於神仙家而功用之廣則過之且世寵於王
者而器之不少衰焉吁最貴哉最貴哉

味苦居士傳 茶甌

支中夫

湯器之字執中饒州人嘗愛孟子苦其心志之

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且暮不失略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顏面或譏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柰何長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爲知己者死我之所遇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傷召我惟恐至之不速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勤忿怒則釋憂愁鬱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憚不謂

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也吾何患焉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蓬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宜於宗廟而不宜於山林我則自天子至於廢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特爲人不用耳行已甚潔略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謗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辯不久則白人以涅不緇許之太史公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
豈有不安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也

茶中雜詠序

唐皮日休

按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
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
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為
飲謂乎六漿酒之醕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
檟苦茶即不檟而飲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抑
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以降及於國朝

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
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淪蔬而啜者無異也
季疵始為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
設其器命其者飲之者除痼而去癘雖疾醫之
不若也其為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
以為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
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礪之各補茶事十
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遺
矣昔晉杜育有茶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于懷

者謂有其具而不形于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
為十詠寄天墮子

論建茶

宋羅大經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
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廢品厥
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
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
相寵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茶
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

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
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並而進
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論茶

蘇軾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中損入不少昔
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黃雖損益相半
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當自修之每
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凡肉
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不覺脫去不煩刺挑而

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
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

北苑御泉亭記

丘荷

夫珠璣珣玕龜龍四靈珍寶之殊特蜚游之至
瑞布諸載籍非可遽數至于水草之奇金芝醴
泉之類而一時之焜耀祥經之攸記若迺蘊堪
輿之真粹占土石之秀脉自然之應可以奉乎
至尊而能悠永者則有聖宋南方之貢茶禁泉
焉爾雅釋木曰檟苦茶說者以爲早採者爲茶

晚采者爲茗莽蜀人名之苦茶而許叔重亦云
由是知茶者自古有之兩漢雖無聞魏晉以下
或著于錄迄後天下郡國所產愈益衆百姓頗
蒙其利唐建中中趙贊抗言舉行天下茶什一
稅之於是縣官始斡焉然或不名地理息耗所
在先儒所志岷蜀勾吳南粵舉有而閩中不言
建安獨次候官栢巖云唐季勅福建罷贊檄攬
但供臘面茶按所謂栢巖今無稱焉卽臘面產
於建安明矣且今俗號猶然蓋先儒失其傳耳

不爾識會有所未盡遊玩之所不至也抑山澤之精神祇之靈五代相以摘造尚矣而其味弗振者得非以其德之無加乎國朝龍興惠風醇化率被人面九府庭貢歲時輻湊而閩茲寢以珍異太平興國中遂置龍鳳摸以表其嘉應而別於他所也先是鄉老傳其山形謂若張翼飛者故名之曰鳳凰山山麓有泉直鳳之口即以其山名名之蓋建之產茶地以百數而鳳凰山萃岫常先月餘日其左右澗濫交併不越丈尺

而鳳凰穴獨甘美有殊及茶用是泉齊和益以無類識者遂爲章程第共製羞御者而以太平興國故事更曰龍鳳泉龍鳳泉當所汲或曰百斛止減工罷主者封完逮期而闔亦亡餘異哉所謂山澤之精神祇之靈感于有德者不特於茶蓋泉亦有之故曰有南方之貢茶禁泉焉泉所舊有亭宇歷歲彌久風雨弗蔽臣子攸臆懷不暇安遂命工度材易之以其非品庶所得擅用故名曰御泉亭因論次陸羽等所闕及采者

舊傳聞實錄存之以諭來者庶其知聖德之至
厥貢之美若此景祐三年丙子七月五日朝奉
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權南劍州軍事判
官監建州造買納茶務丘荷記

御茶園記

元趙孟頫

武夷仙山也岩壑奇秀靈芽茁焉世稱石乳厥
品不在北苑下然以地盡其產弗及貢至元十
四年今浙江省平章高公興以戎事入閩越二
年道出崇安有以石乳餉者公美芹思獻謀始

于冲祐道士摘焙作貢越三載更以縣官滋之
太德己亥公之子久佳奉御以督造寔來竟事
還朝越三年出爲邵武路總管建邵接軫上命
使就領其事是春馳驛詣焙所祇伏厥職不懈
益虔省委張壁克相其事明年創焙局于陳氏
希賀堂之故址其地當溪之四曲峰攢岫列盡
鑑奇勝而邦人相役翕然子來爰即其中作拜
發殿六楹跋翼翬飛丹堊焜耀夾以兩廡製作
之具陳焉而又前闢公庭外峙高閣旁構列舍

三十餘間，脩垣繚之，規制詳縝，逾月而事成。爰自修貢以來，靈草有知日入榮茂，初貢僅二十斤，採摘戶才八十，星紀載周，歲有增益，至是定簽茶戶二百五十，貢茶以斤計者，視戶之百與十，各贏其一焉。餘做此焙之製，為龍鳳團五千，製法必得美泉，而焙所土驛剛泉不竇，俄而殿居兩石間，迸湧澄泓，視鳳泉尤甘冽，見者驚異，因甃以甃亭其上，而下者鑿石為龍口，吐而注之也。用以搜浮芳味，深邕蓋斯，焙之建經始于

是年三月乙丑，以四月甲子落成之時，邵武路提控案牘省，委張璧復為崇安縣尹，孫瑀董其役，而恪共貢事，則建寧總管王鼎、崇安縣達魯花赤與有力焉。既承差穀，協恭拜替，緘匙馳進闕下，自是歲以為常。欽惟聖朝統一區宇，乾清坤夷，德澤有施，洽于庶類，而平章公肇脩底貢，父作子述，忠孝之美萃于一門，和氣薰蒸，精誠感格，於是金芽先春，瑞侔朱草，玉漿噴地，應若醴泉，以山川草木之效，珍見天地君臣之合德。

則雖器幣貨財殫禹貢風土之宜盡周官邦國之用而蕃芻備其休證滂流兆其禎祥茂以尚于此矣建人士以為北苑經數百年之後此始出於武夷僅十餘里之間厥產屏豐于北苑殊常盛事曠代奇逢是宜刻石茲山永觀無斁爰示興創顛末裨孟災受而祐簡畢焉孟災不得辭是用比叙大槩出以授之庶幾彰聖世無疆之休垂明公無窮之聞且使嗣是而共歲事者益加敬而增美云

重修茶場記

張渙

建州茶貢先是猶稱北苑龍團居上品而武夷石乳湮岩谷間風味惟野人專洎聖朝始登職方任土列瑞產蒙雨露寵日蕃衍繇是歲增貢額設場官二人領茶丁二百五十茶園百有二所芟辟封培視前益加斯焙遂與北苑等然靈芽含石姿而鋒勁帶雲氣而粟腴色碧而瑩味飴而芳採擷清明旬日間馳驛進第一春謂之五馬薦新茶視龍團風在下矣是貢由平章高

公平江南歸覲而獻未遜茶丁專美邵武總管克繼先志父子懷忠一軌謂玉食重事也非殿宇壯麗無以竦民望故斯焙建置規模宏偉氣象軒豁有以肅臣子事上之禮歷二十有六載有莘張侯端本爲斯邑宰修貢明年周視桶棧桁桷有外澤中腐者黜堊丹雘有漉漫者瓦蓋有穿漏者悉以新易故圖永永久復於場之外左右建二門榜以茶場使過者不敢褻焉予來督貢未幾本道憲僉李羅蘭坡與書吏張如愚

宋德延俱詢諏道經視貢顧瞻棟宇完美如新俾識歲月且揭產茶之地示後人予承命不敢辭迺述其顛末之際竊謂天下事無巨細不難於始而難乎其繼苟非力量弘毅事理通貫鮮不爲繁劇而空踈悉置之因仍苟且而已張侯仕學兩優事之巨與細莫不就綜理是役也費無糜官備無厲民不亦敏乎事圖其早而力省弊防其微而慮遠不亦明乎凡爲仕者皆能視官如家一日必葺則斯焙常新可與溪山同其

悠久來者其視斯刻以勸

喊山臺記

元暗都刺

武夷產茶每歲修貢所以奉上也地有主宰祭祀得所所以安靈也建爲繁劇之郡牧守久闕事務往往廢曠邇者余以資德大夫前尚書省左丞忻都嫡嗣前受中憲大夫福建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茲膺宣命來牧是邦視事以來謹恪迺職惟恐弗稱茲春之仲率府吏段以德躬詣武夷茶場督製茶品驚蟄喊山循彛典

也舊於修貢正殿所設御座之前陳列牲牢祀神行禮甚非所宜迺進崇安縣尹張端本等而諗之曰事有不便則人心不安而神亦不享今欲改弦而更張之何如衆皆曰然迺於東臯茶園之隙地築建壇墀以爲祭祀之所庶民子來不日而成臺高五尺方一丈六尺亭其上環以欄楯植以花木左大溪右通衢金鷄之岩聳其前大隱之屏擁其後棟甍翬飛基址壯固斯亭之成斯祀之安可以與武夷相爲長久俾修貢

之典永爲成規人神俱喜顧不偉歎

武夷茶考

明徐燉

按茶錄諸書閩中所產茶以建安北苑第一壑源諸處次之而武夷之名宋季未有聞也然范文正公鬪茶歌云溪邊竒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蘇子瞻詩亦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則武夷之茶在前宋亦有知之者第未盛耳元大德間淞江行省平章高興始採製充貢創闢御茶園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

堂焙芳浮光燕嘉宣寂四亭門曰仁風井曰通仙橋曰碧雲國朝寢廢爲民居惟喊山臺泉亭故址猶存喊山者每當仲春驚蟄日縣官詣茶場致祭畢隸卒鳴金擊鼓同喊曰茶發芽而井水漸滿造茶畢水遂渾濁而茶戶採造有先春探春次春三品又有旗槍石乳諸品色香味不減北苑國初罷團餅之貢而額貢每歲茶芽九百九十斤元四品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錢璞奏免解茶將歲編茶夫銀二百兩解府造辦解

京而御茶改貢延平而茶園鞠為茂草井水亦日湮塞然山中土氣宜茶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為業歲所產數十萬斤水浮陸轉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內矣宋元製造團餅稍失真味今則靈芽仙萼香色尤清為閩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無稱豈山川靈秀之氣造物生植之美或有時變易而然乎

賦類

南有嘉茗賦

宋梅堯臣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產嘉茗兮置此眾氓土膏脉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擧而炆之將求乎利羸四之日嫩莖茂團而範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畊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貪賤匪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

冒險而競鬻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
 人為之絲枲締絡而民始衣播之禾麩菽粟而
 民不饑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調之辛酸
 鹹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宴饗之樹之果
 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
 而競進于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情不勤飽
 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葺而消腑胃之宿陳
 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于爾身無功
 于爾民也哉

茶賦

吳淑

煎茶賦

黃庭堅

以上二首別行故今畧之

茶集卷之上終

